

劉子卷之四

無四

揚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鄱名第十七

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醜言有善惡名言之善則悅於人心名言之惡則忤於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於實矣昔畢萬以盈大會禍畢萬是畢公之後文公之子名萬言大也魏者亦言大邑後必有魏邑萬後果為卿

至於周末乘魏國文侯即位此後果王也晉仇以怨偶逢禍

晉君太子名仇怨偶後生一子名成師成師長大殺怨偶也

然盈大者不必盡言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畫見螻子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螻者未必有喜夢雀者未必蟬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

母曾子還朝

朝輪也曾子欲往鄭而至勝母里礙輪而不踐其里放車而迴也

亭名栢人漢后夜適

漢后是漢高祖也夜過栢人亭欲宿問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栢人亭高祖曰若名栢人亭逼迫於人速須急去去後果俠客來欲害高祖至旦尋覓不見乃是趙人貫高正逐怒其罪不以為怨也

何者以其名言義也以螻雀之微無益於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子曰樂方祭而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子後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賊盜持衣出縛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賊賊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賊吏因賊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身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知人第十八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

驥龍馬也駑駘鈍馬也孫陽國之善相馬士之賢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自非紳機洞明莫能分也故明哲之相士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故孔方諶之相馬也

孔方諶秦人也伯樂舉之為穆公相馬三月始歸穆公問曰得馬否方諶曰得馬矣馬在沙丘穆公曰何如諶曰牝而黃及其馬至牡而驪穆公怒召伯樂責曰子何妄舉人也毛色牝牡不辨有何相馬之能伯樂對曰孔方諶相馬得之精不在其羸後乘之其馬果日行千里也雖未追風逐電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諶燭之賞劍薛燭秦人也天下別劍之人為吳王相劍

知是寶器也

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吠於犬寶文種聞而拜之

范蠡是越人文種亦是越人文種為越王大夫蠡見文種從門前過蠡於狗寶中吠

文種種曰狗當吠人范蠡以我為人迴車

至蠡門入內而拜蠡薦為越王左相越王

欲伐吳一用文種范蠡計謀遂誅吳王范

蠡謂種曰越王勾踐長頸鳥喙可與同苦

不可與同樂後必害我我欲去文種曰臣

之事君殺身以成名縱後害我就死無恨

終身不有背君之名吾不去范蠡於是泛

五湖釣魚自號漁父終身不出越王思蠡

遂鑄金為蠡形像四時祭祀文種事越王

未幾載年犯事果被越王所害如蠡之言

也

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

鮑龍是賢人與孔子同時也

堯之知舜不違秦陰

堯當舉舜於雷澤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

秦陰不移堯即知舜是賢人堪為天子故以讓位與也

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水日

文王出遊獵占今日獵合得一狩非熊非

熊合得帝王師果是呂望王與同車而還

眉睫之微

昔人姓陳名雍善能察賊得眉睫之間即

知是賊趙子謂曰吾聞之人目大明察見

泉下魚必凶未幾年陳雍果被賊殺也

而形於色音聲之妙而動於心賢聖觀察不

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

識其善謀

陳平陽武郡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在村作

社頭分肉甚平父老謂之曰陳孺子分肉

極平陳曰使平得宰相治天下如此肉平

後值漢與楚爭滅秦陳平在項羽下作將

軍項羽不能用賢平遂背楚來投漢漢相

魏無知舉於高祖高祖用為護軍遂破楚

滅秦說六奇之謀以定天下今故言棄楚

歸漢也

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

韓信淮陰人家貧不事生業好帶長劍後

亡於黑水得為連敖之官犯事十二人皆

被誅誅至信信仰視刀人滕公謂公曰欲

定天下而殺壯士手滕公聞之遂不斬將

見蕭何何薦於高祖高祖用為治粟都尉

信以官小又棄高祖逃走蕭何聞信走還

自逐三日乃還何謂高祖曰韓信天下名

士用之則留不用之則終亡也高祖拜為

大將軍乃滅趙破魏席卷三秦平定海內

信之力也

豈特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方識哉若非

臨機能謀而知其智犯難涉危乃見其勇是

凡夫之識非明哲之鑒公輸之刻鳳也冠距

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趨鷄上項

下下見其首者名曰鷄鷄上於手切皆擊其

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翟朱距電搖

錦身霞散綺翻天二切發翾然一翥翻翔

雲棟三日而不集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堯

遭洪水浩浩滔天蕩蕩懷山下民昏墊為為

匹夫未有名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焉乃鑿龍門斬荆山導熊耳通鳥鼠柝奔風

柝者風刷人之體如梳拂髮也

沐驟雨而面自黧黔手足胼胝冠鞋不暇取經門不及過使百川東注于海西被于流沙生

人免為魚鱉之患於是眾人咸歌詠始知其賢故見其朴而知其巧者是王爾之知公輸也風成而知其巧者是眾人之知公輸也未有功而知其賢者是堯之知禹也有功而知其賢者是眾人之知禹也故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隸見知於無忌

侯生魏人也名贏夷門是大梁之東門其時侯生知夷門之閭賤隸謂奴僕也魏公子無忌意在禮賢欲見侯生恐天下士至盛設坐席延魏貴臣未飲之間忌自乘車

往侯生家請迎侯生與同載至市中侯生於是停公子車於市謂公子曰市上屠兒未亥其人賢官不達隱在屠肆生欲與語請公子且停車少時生遂下車與朱亥語久而不來市人皆罵侯生小人停公子車

於市侯生偷視公子都無嗔色知公子無忌賢遂來上車共至公子家眾客各驚訝始知侯生是賢人也

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蒙知於智伯

殺中行豫讓轉事智伯智伯後被趙襄子殺讓欲與智伯報讎殺襄子詐為賤隸伏襄子廁中襄子欲入廁門忽心動怪之使人搜廁中乃見讓身邊挾劍問之讓曰我是智伯臣也欲為智伯報讎故來至此襄子曰烈士也遂捨之讓後漆身吞炭毀形易貌欲殺襄子其妻不識友人識之曰子欲殺襄子何不先事襄子而後殺之豈不可乎無故自損何由得近襄子也讓曰豈有食人之祿懷惡於人吾不為也乃侯襄子出伏劍橋下欲殺襄子襄子至橋馬驚

襄子曰必豫讓也使人搜之乃是讓襄子怒讓罪曰子前於廁中吾以捨焉今復更為汝罪當死子先事范中行智伯殺范中行子何不為中行殺智伯而欲殺我何也

讓曰我事范中行只以眾人禮待我我以

眾人禮報之智伯以國士之禮待我我以國士禮報智伯至死無恨臣願大王與身上衣以劍擊之方則就死襄子遂脫衣與之讓得衣怒目叫呼以劍擊衣襄子當被

擊衣之時心中不喜從擊衣之後漸患未經旬日乃至死也

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郊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過也

虛左之顧者謂空車內左邊擬坐處也國士遇者即是智伯豫讓以國士之禮也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投命猶警者之思視覽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夫

薦賢第十九

國之需賢譬車之侍輪猶舟之倚楫也車摧輪則無以行舟無楫則無以濟國之乏賢則無以理國之多賢如託造父之乘造父是穆王時善御之人也

附越客之於舟

越客是越人居于海上善能乘舟

身不勞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萊可至

山名蓬萊在海中仙人所居處也

朝之乏賢若鳳鸞六翮欲望背摩青天騰衝

絳煙終莫由也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

之榭非一木所構孤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

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

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

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

謀

晉趙鞅好兵欲伐衛知仲尼在衛乃即折

其謀策不能伐衛也

于木處魏秦人罷兵

段于木是魏賢人也魏文侯常往其處問

國政秦欲伐魏左右諫曰魏有賢人段于

木文侯曰往其家論決政事未可伐也秦

王止兵不能伐魏

宮奇未亡獻公不侵

宮奇是虞之公子晉獻公欲伐虢以騎馬

垂棘之璧將獻於虞假道宮奇諫曰虢是

虞之表也虢亡則齒寒晉人謂獻公曰宮

奇懦弱之人必不能強諫雖諫虞君未足

用也但多許寶貝必尅晉君差人多許寶

貝虞君貪財受之宮奇遂亡晉君滅虢因

趙軍并討虞國而歸

子玉猶存文公側坐

晉文公與子玉戰大破子玉文公自變色

側身而坐畏子玉賢人將有別計而圖已

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舉賢之

效也夫連城之壁塵影荆山

連城壁是趙國玉璧也秦王欲連十城就

趙買也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

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耀於綺羅之堂者蓋

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自至者靈才於

幽由腐智於柴草者蓋人不能自薦未有為

之舉也古人競舉所知爭引其類才苟適治

不問世胄苟能謀奚妨執行昔時人君拔

奇於囚虜擢能於屠販

文王用太公太公屠牛於朝歌高祖用樊

噲樊曾殺犬賣無忌用朱亥朱亥作屠兒

灌纓販繒絲高祖用之此皆屠販見用也

內薦不避子外薦不避讎

祁奚內舉其子外舉讎人故言內薦不避

子外薦不隱讎也

身受進賢之賞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貢問於

孔子曰誰為大賢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

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進

賢為賢排賢為不肖

骨肉相似言不似其先祖

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未聞二子有所舉

也進賢為美逾身之賢矧復抑賢者乎故黔

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

北郭接家貧無以養親晏子知其賢每分

粟與之後晏子為齊君所逐北郭接遂自

刎其頭於齊君之廷明晏子無罪齊君於

是再進晏子復還齊相也

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士滅身無悔忠

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仲尼謂

之竊位

展禽名柳下齊三為士師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知其清潔乃以兄女妻之時人始知其賢也

公孫弘不引董生汲黯將為妬賢

公孫是公孫弘董生是董仲舒也汲黯是漢相公孫弘知董生賢而不舉黯以為妬賢士者也

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

虞丘者楚相楚莊王朝諸臣因與虞丘語久之日晏乃還樊姬下殿而迎之謂王曰君朝何以晏莊王曰我與賢人語故晏也樊姬曰賢人是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於是掩口而笑曰妾雖不肖幸執箕箒當妾所進者十人與妾同類而虞丘子為相十年其進者非其子弟即是昆季專君之寵竊君之權知孫叔敖而不進是為不肖何為賢人莊王以告虞丘虞丘曰小臣伏罪於是遂進叔敖為相楚國大理叔敖之力也東閭不達髦士後行不正於路歸

東閭不達髦士不正於路歸東閭者東閭先生曾相齊侯坐事而退徒步於路人謂曰先生何至於此東閭曰吾位至台鼎不能伸致一人積財千萬不能賑恤一士今至於此也

為國入寶不知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良相後代之明鏡矣

因顯第二十

夫火以吹熨生熖鏡以瑩拂成鑑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內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亦須聲譽以發光華猶比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木若賈生

樗里是樗子也是秦惠王弟名莊居在樗里號樗里子滑稽多智時人號曰智士也賈生者姓賈名誼洛陽人善攻文藻時人謂之曰賈生洛陽才終軍山東之英妙也居環堵之室無知已之談望迹流於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

不過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

季布漢時人也曹丘見之曰寧得季布之一諾不用黃金百斤

未離於凡虜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貴

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顧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驚駘今成駘駘駘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樺木盤根鉤枝癭節盡皮輪困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仰士莫不顧矜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之為容也荆璜之珠夜光之璧薦之侯王必藏之以玉匣藏之以金滕若閭以投人則莫相矜以愕按劍而怒蛇含夜光之珠欲報隋侯若閭以投之隋侯悒悒乃按劍而怒欲斬之所以為無因而至故也

何者為無因而至故也若物有所因則良馬勞於驅闌註音

驅者是古之合市人聞者是馬行至空地也

美材朽於幽谷寶珠觸於按劍若有所因而至則良馬一顧千金樟木光於紫殿珠擊之玉匣今人之居代雖抱才智幽鬱窮閭而無所因耶未有為之聲譽光之以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猶捫虛縛風

猶捫虛而欲縛風捫者摸也摸虛而欲縛風也

蕭揚充雪豈可得乎

劉子卷之四

劉子卷之五

無五 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註

託附第二十一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託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志希凌霄之遊麀鼠附於蚤蚤以攀追日之步

西方有此獸也其名為之鼠鼠前而蚤後趨即頓走則負蚤蚤鼠後而免前高不能取食故須之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有蚤虫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其名為之麀鼠也

碧蘿附於青松以茂凌雲之葉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況於人而無託附以就其名乎故所託英賢則跡光名顯所附闇蔽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

日初出貌也

則目察輕煙歲之將暮則蓬卷雲中目之能見蓬之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

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於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託沉也載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沉颺長湖非石質輕而性浮所託浮也搏牛之蚤飛極百步若附鸞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足捷進越奔光

樓季是古之能走人追越奔女光故言也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

二十里為一舍驢者是天后之馬者也非其脛運所託蹇也是以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夫燕之巢幕銜泥補綴爛若綬紋雖陶匠逞妙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孰旋剔

軍遠而為之凱旋剔幘間除去也

則巢破子裂是所託危也鶴鷄巢葦之莖絃之以絲髮珠圓羅網雖女工運巧不能為之可謂固矣然蚤風欲至

蚤風是未風也

則葦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輕弱使之然也故